

# 从火葬习俗看纳西族赛马的起源

和春云<sup>1</sup>, 向有明<sup>2,3</sup>

(1.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系, 云南 丽江 674100; 2.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3.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畜牧经济、祖先崇拜及送魂习俗的共同作用下, 纳西族先民的火葬礼仪形成了献冥马、飞马取死者遗骨、洗马等原始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蕴藏着原始的竞争意识, 并具备了赛马运动应具有的体育元素和价值, 意味着纳西族赛马意识的产生。之后, 随着英雄和神灵崇拜的产生, 火葬仪式中的洗马仪式演变成对全民进行尚武教育的赛马活动和节庆进行的赛马活动。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赛马起源; 火葬; 纳西族; 东巴文化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5-0095-04

## The origin of horse racing of the Naxi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emation custom

HE Chun-yun<sup>1</sup>, XIANG You-ming<sup>2,3</sup>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jiang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Lijiang 674100,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3.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jointly by livestock raising economy, ancestor worshipping and soul farewell custom, the cremation ritual of predecessors of the Naxi nationality formed such primitive religious rituals as funerary horse sacrificing, remain bone fetching by riding a running horse and horse washing. These rituals contain primitive competition awareness, as well as sports elements and values owned by horse racing, which mean the production of the horse racing awareness of the Naxi nationality. Later, with the production of hero and god worshipping, the horse washing ritual in the cremation ritual evolved into a horse racing activity for holiday calibration and martial education for all the people of the Naxi nationali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origin of horse racing; cremation; Naxi nationality; Dongba culture

纳西族自古以来就有赛马的习俗。然而, 纳西族赛马运动是怎样产生的? 纳西族先民举行赛马活动最初目的又是什么呢? 通过丽江太安、中甸白地等纳西族火葬中献冥马、取火葬遗骨制灵魂水、洗马等仪式中蕴藏的马文化研究, 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 1 火葬仪式对研究纳西族赛马起源的意义

纳西族曾经历过长期的民族迁徙, 加之改土归流之前实行火葬, 要想找到能反映纳西族先民早期赛马活动的物证很困难。而一系列与马有关系的纳西族民

俗活动, 可以当作间接的证据进行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纳西族赛马的起源, 实际上就是纳西族赛马这种文化行为的起源。因为, 谈及纳西族赛马及其起源的时候, 就要谈论人与马结合后进行竞赛这种行为本身及产生这种文化行为的环境。正如谭华<sup>[1]</sup>指出: “所谓体育的起源的真实含义, 其实就是人类体育意识的起源, 即人类对其身体活动与相应的身体变化之间联系的自觉意识的起源。”因此, 我们讨论纳西族赛马的起源, 其实质就是要讨论纳西族赛马这种文化行为产生的动机, 即纳西族赛马意识的起源。

程世平<sup>[2]</sup>指出: “人类行为本身。从文化行为看人

的思维,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就是思维发展的全部过程。”因此,探讨纳西族赛马意识的起源,就要到纳西族原始宗教这一原始文化中寻找最终的答案。纵观纳西族各种祭祀活动,惟有传统的火葬习俗中才有献冥马、飞马取火葬遗骨制灵魂水、洗马等与马文化有关的宗教仪式。另外,在给死者献冥马时念诵的东巴经《献冥马》<sup>①</sup>中有:“飞鸟休母”结巢下蛋后,分别由云、风、山骡、蛇等抱孵但都无法孵出。最后,“蛋飞撞岩上,碰岩落入海;抱蛋孵出马,马呀生于海”的记载。因此,我们只有把这些仪式中所包含的原始文化进行分析整理,才能最终把纳西族赛马的起源之谜解开。这也是要借助纳西族火葬仪式中,蕴藏的马文化来探寻纳西族赛马起源的原因所在。

## 2 祖先崇拜及送魂习俗促使纳西族先民产生了赛马意识

纳西族先民的赛马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进一步分析《献冥马》中关于“马的来历”的经文,及整个火葬中与马有关的仪式。

经书中有:“马起源于蛋”及“鱼给了马肋骨,山驴给了马鬃毛,青蛙给了马屁股,老鹰给了马叫声,风给了马速度……”的描述。马克思<sup>②</sup>认为宗教是人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幻想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加以信仰和崇拜,一种被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人类本质自我异化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显然,这些经文是纳西族先民通过本质异化思维后的产物。同时,也说明随着纳西族先民游牧经济的发展,马在纳西族生产生活领域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纳西族先民把仅作为食物的马,从其它家畜中区别开来,使其具有了超自然的力量。在纳西族先民的观念中世界到处充满着争斗,而争斗的起因都是为了生存。经文中有“原先人没斗,马骡先斗争,美令达金海,为争水而斗。马骡比赛跑……马骡赛爬山……马骡赛过谷……马和骡争斗,为吃饱而斗……马又踢牦牛,牦牛逃到高原……九十男子互械斗”的描述,说明纳西族先民通过本质自我异化的思维,把马文化功能扩大到纳西族先民充满冲突与矛盾的原始意识领域之中。然而,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原始竞争意识,如果没有“马与人结合”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就可以把它当作任何具有竞争性质活动意识的共同起源。因此,要谈具有普遍性原始竞争意识基础上产生的赛马意识,就有必要进一步解答是什么原因促使“马与人结合”,并进行竞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纳西族火葬中与马有关的仪式来解答这一问题。

纳西族火葬仪式要举行两次:人死后举行火葬是

第一次仪式,另一次是火葬后3年要举行“送死者灵魂回归祖地”仪式,纳西族语称为“西务”。在整个火葬仪式中,总共有3次与马有关的仪式,主要集中在“西务”仪式上。首先,举行第2次葬礼时,要用松木砍削成死者的替身木。替身木做好后,孝子到火葬场取回死者火葬留下的骨灰少许浸泡在水中,用这些水浇灌替身木,以示死者的灵魂转移到了替身木上。在取回替身木浇灌灵魂水用的遗骨时,孝子要在同伴的陪同下一同骑马悄悄前往火葬场,<sup>③</sup>拾取到遗骨后要快速骑马飞奔回家。其次,是献冥马仪式。此仪式目的是让死者的灵魂骑上所献的冥马,翻山越岭回到祖居地。第三,要举行洗马和攻巴人寨的仪式。举行此仪式时,一般要在死者的家族内选拔3至9名男青年扮成外出征战的武士模样。然后,牵马向替身木道别,说:“请保佑您的子孙吧!我们去洗马了。我们要去捣毁巴人的寨子,赶走拦路的巴人,然后送您回祖居地。”随后,到河边用土碗取河水,按头、身、尾的顺序洗马。洗毕,把碗摔碎。东巴诵:“马洗干净了,人也洗干净了……马儿纵蹄如闪电……巴人挡不住长矛的劈杀,捣毁巴人寨,送你胜利回祖源地。”<sup>④</sup>然后,所有人飞身上马返回丧家。至丧家门口,还要冲破门口身披盔甲手执武器的人的围阻,做厮杀状冲入丧家院中。然后,下马说:“我们杀退路上的巴人了,我们攻下巴人的寨子了。”之后,所有人拿武器参与跳战争舞,东巴则念诵有关的经文。

弗雷泽<sup>⑤</sup>在《金枝》中排列了“巫术——图腾——宗教——科学”的原始宗教发展顺序。人类学家普遍认同丧葬仪式就是人类最早宗教活动的观点。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以上仪式蕴藏的原始文化及纳西族禁杀马、禁食马肉等禁忌,可以看到:纳西族火葬仪式中的马的特征与人类学关于图腾的内涵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是,把马作为纳西族先民的图腾物,就少了“图腾部族的成员把图腾动物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祖先”<sup>⑥</sup>这一个重要的条件。加之经文中“正奠死者呀,不死在世时,骏马当快脚;死后变神主,也请使骏马……回到上北方,死者不累了”的描述。由此可见,当马成为纳西族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时,纳西族先民已由图腾崇拜进入到祖先崇拜阶段。正是纳西族游牧生活、祖先崇拜和迁徙中产生的送魂习俗,使马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模式及文化模式的共同作用下,成为火葬仪式中的重要角色。

另外,“洗马”、“骑马拾取死者遗骨”两个仪式中,骑马飞奔的目的是要借助马具有的特殊力量避开“巴人”在内的各种邪恶精灵,使死者的灵魂能平安回归祖地成祖先灵。这显然是纳西族先民借助马的力量与

纳西族先民头脑中存在的,某种邪恶的超自然力量之间举行的竞赛活动。尽管这种竞赛是人借助马的力量与原始先民异化思维后的产物之间竞赛,但是在体育学意义上说,这种原始竞争意识的主客体关系中,出现“人与马结合”这一赛马形式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纳西族先民已经把马作为原始竞争意识活动的重要载体,并赋予了马特定的原始竞争文化内涵,而且,这是人与马已升华到精神层面的马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竞争意识。

由此可见,由于纳西族先民进入游牧生活时期,加之民族迁徙的需要,使具有速度与力量优势的马,成为了纳西族先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随着祖先崇拜和送魂习俗的产生,纳西族先民通过异化思维,使马升华成为死者灵魂赖以回归祖地成为祖灵的唯一保护物,从而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文化功能的作用下,纳西族火葬仪式中出现了飞马取死者遗骨、献冥马、洗马等仪式。这些脱离了军事战争及生产劳动的原始宗教仪式,蕴藏着人与马结合、竞争意识、飞奔等构成纳西族赛马运动基本的体育元素和价值<sup>[7-9]</sup>。尽管这些基本元素和价值,还没有形成赛马的独立存在形式和价值,但意味着纳西族先民的赛马意识已经产生。

### 3 火葬仪式的变迁与纳西族赛马活动形成

祖先崇拜及送魂的习俗,使处于游牧经济生活中的纳西族先民,在原始宗教活动——火葬仪式中,产生了人与马相结合的原始竞争意识,即纳西族先民的赛马意识。但是,这种蕴藏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赛马意识与具有体育学意义的纳西族赛马活动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任何一个文化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复杂化和与不同文化相互接触,也就会使原来的文化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纳西族迁徙的逐步深入,部落内外的战争冲突也随之增多,祖先崇拜的文化内容中就增加了英雄崇拜。上文提到的洗马仪式,也就是火葬仪式功能随之扩大化后的产物。东巴经记载:纳西族先民在南迁的途中遇到强大“巴人”的拦劫,使其面临灭亡的危险。弱小的纳西族先民机智勇敢地利用巴人庆祝胜利酩酊大醉之夜,捣毁了巴人寨子,打败了巴人争得了胜利。因此,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返回祖居地时,也一定会遇到巴人的拦劫。为了使死者的灵魂顺利回归祖地,所以通过“洗马”仪式,为死者的灵魂扫清回归路上的阻碍。到后来,除了洗马仪式外,当部落中英勇无畏的勇士去世时,在火葬仪式中又增加了武士祭,并念诵东巴经《虎的来历》。这样,象征

性、简单的,主要服务全民的洗马仪式,随着英雄崇拜的出现,就演变成了规模宏大,缅怀祖先业绩,回忆民族历史的尚武教育的赛马活动。如20世纪50年代白地纳西族火葬仪式中,当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后,死者所在的村子里养有马的人家都要来参加“洗马”仪式。整个骑马飞奔的过程中,无论前面遇到什么都要不顾一切勇往直前,毁坏了庄稼也在所不惜。整个场面壮观热烈,充分表现了勇往直前的竞争精神。③这显然已经具备了所有纳西族民间赛马活动的特征。但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纳西族节二月八等重要节日举行的赛马活动,是否也与火葬仪式中的赛马有关联呢?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真正说明纳西族的赛马活动起源于古老的火葬仪式。

随着纳西族社会的发展,纳西族原始宗教经过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进入到神灵崇拜阶段,并产生纳西族的东巴教教主丁巴什罗等神灵。值得注意的是,纳西族东巴祭师——东巴,既是人神之媒,同时也是通过加威灵仪式获得丁巴什罗超自然神力,享有崇高地位的神圣人物,因此,他们的葬礼显得更为隆重。特别是被称为“丁巴什罗”的大东巴的火葬仪式更是复杂,其祭礼活动要分成初祭、复祭、再祭3个阶段。葬礼中既要重演教主丁巴什罗出生——死亡——重活——升天的一生,而且保留着纳西族原始宗教的众多仪式。与不是大东巴的其他重要人物的葬礼相比,“骑马拾死者遗骨”、“献冥马”的仪式相同,但并没有任何规模的“洗马”仪式,只是在白天请村里青年赛马。除了白地外,据有关记载解放前太安等纳西族地区,当大东巴去世时葬礼中也没有“洗马”仪式,而只有“搭彩门进行赛马活动”<sup>[9]</sup>。显然,这是由于纳西族先民用交感、互渗性的思维方式把东巴当作神灵来对待,并让其拥有比普通入更高规格的火葬仪式的原故,其实质还是纳西族古老的“西务”仪式,即火葬仪式中第2次葬仪的发展与变迁。同时,随着东巴教的发展,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丁巴什罗的复活升天之日,就从古老的火葬仪式这种原始宗教活动中分离开来,成为了东巴教专门祭祀丁巴什罗教主的日子。随着民众的广泛参与,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丁巴什罗的复活升天之日,就逐步演化成了纳西族的传统节日——二月八。换句话说“二月八”这个纳西族传统节日,是火葬仪式这一原始宗教文化发展与变迁后的宗教节日。因此,白地等地纳西族在“二月八”举行的赛马活动,是纳西族古老的火葬仪式上举行的,目的在于彰显民族尚武精神的赛马活动的发展与变迁。

综上所述,由于纳西族的游牧生活、民族迁徙的需要,马成为了纳西族先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随着祖先崇拜和送魂习俗的产生,纳西族先民通过异化思维,使马升华为死者灵魂赖以回归祖地成为祖灵的唯一保护物,并在火葬中出现了飞马取死者遗骨、献冥马、洗马等仪式。这些脱离了军事战争及生产劳动的原始宗教仪式,蕴藏着人与马结合、竞争意识、飞奔等构成纳西族赛马运动的基本体育元素和价值。尽管这些基本元素和潜在价值,还没有形成赛马的独立存在形式和价值,但是意味着纳西族先民的赛马意识已经产生。随着纳西族英雄崇拜的产生,火葬仪式演变成了通过缅怀先辈业绩,达到教育全民的特殊仪式。火葬中的洗马仪式随之演化成了对纳西人进行尚武教育的赛马活动。同时,纳西族进入神灵崇拜阶段后,火葬仪式中产生丁巴什罗的复活等仪式逐渐演变成民间的重大节日。火葬仪式中举行的赛马活动也随之演化成纳西族“二月八”等传统节日举行的赛马活动。

#### 注释:

① 本文中所引用的《献冥马》经文,均出自1962年东巴大师和牛恒读经,和志武先生翻译的《东巴经经典翻译》译本。

② 由白地东巴和志本、和树荣、和树坤等东巴讲述。

③ 此为玉龙县拉市乡格乐村和耀坤先生1950年在甸白地的见闻。

#### 参考文献:

- [1] 谭华. 体育思想史[M].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2009: 12.
- [2] 程世平. 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3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2.
- [4] 木丽春. 东巴文化通史[M]. 北京: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9: 263.
- [5] 刘魁立. 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16.
- [6] 朱狄. 原始文化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78.
- [7] 刘礼国, 黄平波, 徐焯, 等. 体育起源新说[J]. 体育学刊, 2009, 15(2): 1-5.
- [8] 和春云, 谭华. 从“飞石索”看纳西族原始体育的起源[J]. 体育学刊, 2009, 15(7): 98-101.
- [9] 和志武. 东巴经经典翻译[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72.